

## 和母亲“往来”

□陆琴华

母亲八十岁了,在乡下。我回到她那儿,总会掏二三百元钱给她。而每一次接到钱的母亲都要给我许多东西让我带回城里。比如刚从地里拔出来的青菜啦、刚去壳的白花的大米啦、老早就晒好的一些干马齿苋啦等等。

一次周末,我回到家里,屁股还没有捂热,就急匆匆朝乡下赶,没有别的目的,就是给母亲送钱。在母亲递过来的凳子上刚落座,村里的大广播响了,原来是到了年底,征收农村合作医疗费,每人一百元。这时我还没有给母亲钱,就问母亲:“你们交了吗?”母亲说:“还没交。”村里收合作医疗费已经有三四天了,估计母亲手里钱紧张,或者没时间去交。我对母亲说:“我去替你交。”

母亲住的屋距离村部不远,走几分钟就到了。可是我前脚来到村部,后脚母亲就也到了。我一脸疑惑,说:“妈,你来做什么?”母亲说:“找你来家吃饭。”我掏出手机,看看时间,快中午十二点了。母亲说:“有道渣菜都做出好长时间了,再不抓紧吃,就冷了。”渣菜是母亲用老白菜帮子做成的,听起来不咋样,其实那是母亲的一道拿手菜,吃起来挺香。据说这道渣菜是母亲专门为我准备的。我点点头,一交完费就随着母亲离开村部。

村里有一些跟我母亲差不多大的老人先后辞世,有的活着也是整天病歪歪的,不能动。我母亲呢?生活不仅自理,开着一爿代销店,几亩责任田还种着。我不无自豪地对母亲说:“妈,我看你身体还很硬朗。”母亲笑着说:“还行,就是腿脚没有从前灵便了。”

母亲一辈子要强,不服输。二十年前,我就劝母亲把几亩责任田转出去,可是每一回母亲都说:“我还能种。”其实我听邻居说,有一次母亲拔责任田里的草,一不小心摔倒了,半天才爬起来。于是我只好一再叮嘱她量力而行,能不做就别做了。

来到路口,可以望见母亲住的屋了,我掏出钱包,从中取出整张一百的,递了些给母亲。接着,我又从钱包里掏出都是五元的纸币,拿给她她说:“这些零钱用起来方便。”

母亲对超市里卖的东西,还有她自己开的商店里卖的东西似乎一点也不感兴趣,却对来村里吃喝的那些小贩子情有独钟,只要一听见吆喝,总会走出院子,来到小贩子面前,不管爱吃不爱吃,是否新鲜,都会买一些。小贩又来了,母亲忙去买东西,付钱时对那些小贩子说:“儿子刚给的钱,还透着温呢。”

母亲把她从小贩手里买来的那些东西总会当作礼物再送给我,我推来推去不要,说:“我给你的钱还不够我带回去的呢。”母亲说:“谁叫你是我儿子?父母有东西不给儿子吃,会给谁吃呢。”

这时我忽然想起:“儿子有钱不给父母花给谁花呢。”我和母亲一个送钱,一个送物,彼此不断。母亲拿着我给的钱买东西,就情不自禁流露出了得意和自豪。我呢?收到母亲给的东西,就一直能感受到那种“临行密密缝”的母爱。



## 太太做主

□蔚新敏

胖燕要是在饭口跟我联系,一定有十万火急的事。“来我饭店”加三个惊叹号,我“嗖”就飞过去了,胖燕正在后厨忙乎,长吁一声说:“靠窗坐着的是房东,半年前才涨的租金,现在又要涨,根本不按合同走。我告诉你他是幕后大老板,你跟他谈吧,我心塞。”

我表情凝重地把包搁在男人的桌上,男人腮帮子上立马堆起两疙瘩肉,赶紧给我倒水,仿佛小饭店服务员。我眉毛一挑,一个字都没嘟囔,他就叙述开来:“咱都忙,长话短说。涨房租这事,全都是我老婆的意思,隔壁都比咱这高。”真够直接的,怎么不说胖燕已租了十年,隔壁哪家不是走马灯似的换?我直戳要害:“上半年涨是谁的意思?”他说:“也是老婆的意思,不过,是前老婆,今儿是现老婆。”

合着老婆们都奔着当家做主来的,他要是一个劲换下去,房租很快就能把天杆个窟窿。

我特佩服把太太搬出来做事的男人,以前或许哭丧着脸受着夹板气地搬,现在都是理直气壮地搬。好多事,“老婆”一上桌,爽利多了。我们单位,但凡加班,准没潘大年,理由:回家给老婆做饭,老婆除了他做的饭,谁的不吃。你非要让人家加班,人家老婆就得饿着,真饿出个长短来,谁也担待不起。那好吧,活儿别人干,加班就不再安排了。有老婆真好!有个换了厨子就不吃饭的老婆真好!

身边搜罗搜罗,动不动“搬老婆”的还真不少。我有个表哥,做生意的,借给别人钱是常事,找别人要钱相当于割人家的肉,表哥的手段就是“搬老婆”。“老婆生活太奢侈,衣服首饰化妆品都是外国淘来的,什么人养得起这玩意呀。”“没钱老婆就让我放她走,她挣钱养我,其实她跟着我不容易,

吃不上穿不上的,这辈子砸锅卖铁我得满足她,谁让咱是男人呢。”债务人不能看着人家媳妇裸妆吧,更不能看着人家媳妇爱慕虚荣跟别人跑了吧。基本都还了。其实,我那表嫂,人特朴实,头发拉直一次三年不用理,顶多洗完后用点护发素。可表哥搬出来的这个表嫂,成槽钱的机器了,刁蛮任性、横竖理不讲还薄情。不过,表哥这一搬,外面飞着的钱都回来了,投资股票的话或许早就本金不保。

在生意场混,我表哥人帅多金挺有魅力的,追他的女孩儿不少,表哥不理,追急了表哥就让她们猜谜语——“使君有妇,打一俗语。”女孩儿们根本没那脑子,百度一划拉,知趣地退了,因为答案是“太太做主。”

这年头,老婆在与时俱进,上得厅堂下得厨房,辅导得了孩子斗得了小三,还得能背锅,老婆不易。我由衷地感慨,男人嘴上只有老婆做主,才有未来;拥护老婆,才能万事大吉。不信你左右看看,嘴里老婆长老婆短的,过得都不错,这哪儿是一般男人能说出口的。这些男人都抓住了对方的体恤心,天下老婆都一样,意会,见谅,嘿嘿……从感情上先有共鸣,接下来的事就好商量了。

我先生的一位亲戚要来城里上大学,想住我家走读。我一听头就大了,我是正经的人前光鲜,人后好吃懒做兼头不梳脸不洗的主儿,到时候丢人丢大了,不行,我跟先生说:“推掉,就说我不同意。”先生特为难:“要说老婆不同意,我真说不出口,多让人笑话。”嘿,敢情“搬老婆”的事也不是一般男人能干的,能随时随地“搬老婆”的,八成把普希金《渔夫和金鱼的故事》领悟得倍儿透,我的读后感是做人不能贪得无厌,而某些男人学到的是“老婆做主是最好的理由”。那些动不动就拿老婆说事的人的形象在我心里立马高大起来。



## 支付宝疑案

□一叮

前一段时间,突然发现不怎么用支付宝的老公,有事没事总点开支付宝,这种情况有一阵子了。

他平时很少玩手机,一般是微信响了才看一下,晚上睡觉前集中刷一会儿新闻。我也不是很敏感的人,没有查岗查手机的习惯,甚至没想过这类问题。所以我都能发现,说明频率不算低。

联想到之前刷到的段子,有人用支付宝上的种树小程序约会,浇一下水代表啥,浇两下水代表啥……虽然他平时忙成狗,不至于去开房什么,但万一用支付宝当聊天软件,正和某人互撩呢?为什么好好的微信不用用支付宝,是在隐藏什么?

我算是个挺能忍的人,又偷偷观察了一天。终于抓到机会瞟了一眼,顿时心凉了半截。原来他打开支付宝,主要是上蚂蚁庄园,就是喂那只胖鸡的地方。

一个大男人,天天玩这个,大家觉得会是啥?总不可能是自己爱玩,肯定得有互动吧?莫非他和某个妹子正勾三搭四,你喂喂我的鸡,我送送你一颗心?

就这样我又忍了一天,这一天情绪都不对,他可能看出来,但是不知道为什

么,所以对我温言软语更甚平日,我却心里呵呵,并不买账。

晚上他呼呼大睡,我一夜无眠。

第二天,平复了心情,我们照常上班,傍晚回到家,他第一时间又点开蚂蚁庄园。至于这么急迫?你都不问问你媳妇儿饿不饿,晚上吃什么,就先跟人聊天?莫非对方是一个单位的,刚下班分开一会儿就寂寞难耐?

真是越想越气,再忍下去就不是我的风格了。于是我尽量平静地问:“你在干吗呢?怎么这几天老玩支付宝?”

他抬头看我一眼,突然爆发:“你快去看看你那只肥鸡!知不知道在我这蹭吃蹭喝多久了?老子每天还要答题挣饲料喂它!隔一阵就吃光隔一阵就吃光,到处给你找饲料!你赶紧去喂,我们两只鸡都没吃的了!”

原来,我支付宝里的肥鸡,上个月随机跑到他的窝里蹭饭,他发现后就一直养着,一直喂着……

现在,又过去好几个月了,我那只鸡还在他那里养着没回窝呢。

中年直男也可以很可爱。



## 我的超人

□笨凉

那时我高考成绩不好想要复读。家里在农村,爸妈为了让我能够更好地学习,不知道从哪里托了关系让我去了我们那里一所有名的中学上学。

我至今还记得爸妈带我报道那一天,那个我都不知道叫什么的叔叔一脸倨傲地警告我:“看你爸妈多么拼才能让你在这里读书,你要好好学,如果犯错了,那你只能回去了。”我的父母在一边点头哈腰:“放心,他很乖的,我们家儿子最老实了。”

之后就是请吃饭,送礼。那位帮忙的老师也许是为了避嫌吧,在路上走来走去不愿意去吃饭,我就在后面看着老爸在旁边不住地说着。我在后面,眼睛一定是红的,还要躲闪着不让爸妈看到。

吃完饭就剩我们家人了,妈妈跟我说:“好好读书,这样你就不会这样难了。看看我们,送礼人家都不要的。”

在那一天,我确实地感受到了爸妈的无能,他们的不完美。他们只是小村庄里的农民,他们真的本事不大,但是他们,竭尽全力为我、为我们家。

他们依然是我的超人,是我的榜样。我不会忘记,爸爸曾经对着年幼的我说:“你爸爸什么不会啊!”我也不会改变,听到这句话之后,看向老爸的那种憧憬。

## 母亲格言

□魏霞

母亲说话,很有韵味。在她那看似平淡的话语中,常常蕴含着耐人寻味的道理。

小时候,父亲在外教书,家里只有母亲一个劳动力,生产队分的粮食菜蔬总不够吃。母亲常说:“车到山前必有路。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。”母亲把每一粒粮食都精打细算,还领着我们春天挖野菜、捋榆钱、摘槐花,夏天下河摸鱼捉虾等,以填补粮菜的不足。

同村有个外号叫“蹦塌天”的女人,为人处世斤斤计较,只能占便宜,不能吃亏。她的地跟谁家的地相邻,都非吵上几架不可。一次分地,我们两家做地邻,有人提醒母亲要小心些。母亲说:“啥贵不吃啥,谁厉害不惹他。”多年,母亲处处让着,“蹦塌天”从没有和母亲吵过架。有人认为母亲太软弱,母亲却说:“吃亏是福。”现在母亲老了,腿脚不灵便,“蹦塌天”去集镇上买东西,总要给母亲捎带些。两个人在一起经常说说笑笑,还坐在一起打麻将。有一次回家,听见“蹦塌天”对母亲说:“二嫂,刚才咱打麻将算错账了,我多得了两块,得还给你。”

小时候,乡村因为贫穷,大多数家庭不让孩子上学,母亲会很痛惜地说:“养子不读书,不如养头猪啊。”见到对孩子疏于管教的小夫妻,她直言不讳:“树小扶直易,树大扶直难。”看到动辄出口粗言的长辈,她会愤愤地说:“为老不尊,教坏子孙。”

闲下来,细细咀嚼母亲的话语,让我受用不尽。